



琼瑶



一帘幽梦

北京出版
北京十月

卷一 詩經

卷一

詩經

卷一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一帘幽梦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1-5847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/琼瑶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I. ①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7333号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QIONGYAOQUANJI DIER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54.25印张 1200千字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定价：16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第一章

今夜家里有宴会。

今夜家里有宴会，我却坐在书桌前面，用手托着下巴，呆呆地对着窗上那一串串的珠帘发愣。珠帘！那些木雕的珠子，大的，小的，长圆形的，椭圆形的，一串串地挂着，垂着，像一串串的雨滴。绿萍曾经为了这珠帘对我不满地

说：“又不是咖啡馆，谁家的卧房用珠子作窗帘的？只有你，永远兴些个怪花样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我嗤之以鼻，“珠帘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多念念诗词就知道了！”

“哦！”绿萍微微一笑，“别亮招牌了，谁都知道咱们家的二小姐是个诗词专家！”

“算了！诗词的门道都还没弄清楚就配称专家了？我还没有那样不害臊呢！”我抬了抬下巴，又酸溜溜地接了几句，“诗词专家！你少讽刺人吧！亲友们没几个知道我这‘专家’的，但是，却知道我家有个直升T大的才女！和一个考不上大学的笨丫头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绿萍走过来，揉了揉我那满头短发，好脾气地

说，“别懊恼了，考不上大学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何况，今年考不上还有明年，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……”

“只怕等你当大学教授的时候，我还在那儿考大学呢！”我嚷着说。

“又胡说八道了！”绿萍对我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“我真不了解你，紫菱，以你的聪明，你应该毫无问题地考上大学，我想……”

“你不用想，”我打断了她，“你永远想不清楚！因为没有人能想清楚，连我自己都想不清楚！”

绿萍困惑地望着我，她的眼睛里有抹怜悯，有抹同情，还有抹深深的关切与温柔，她一向就是个好心肠的姐姐！一个标准的姐姐！我笑了，对她洒脱地扬了扬眉毛：

“够了，绿萍！你别那样愁眉苦脸的吧！告诉你，我并不在乎！考不上大学的人成千累万，不是吗？我嘛，我……”我望着窗上的珠帘，忽然间转变了话题，“你不觉得这珠帘很美吗？别有一种幽雅的情调？你真不觉得它美吗？”

绿萍瞪视着那珠帘，我知道，她实在看不出这珠帘有什么“情调”和“美”来。但是，她点了点头，柔声地，安静地说：

“是的，仔细看看，它确实挺有味道的！”

这就是姐姐，这就是绿萍，温柔、顺从、善良、好心的姐姐。她并不是由心底接受了这珠帘，她只是不愿泼我的冷水。绿萍，她一生没泼过任何人的冷水，功课好，人品好，长相好，父母希望她品学兼优，她就真的“品学兼优”，父母希望她在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，她就真的不谈恋爱。她该是天下父母所希望的典型儿女！难怪，她会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也难怪，我会在她面前“相形见绌”了。

珠帘别有情调，珠帘幽雅美丽，珠帘是诗词上的东西，珠帘像一

串串水滴……而我现在，却只能对着这珠帘发呆。因为，今晚家里有宴会。

宴会是为了绿萍而开的。今年暑假，绿萍拿到了大学文凭，我拿到了高中文凭，父亲本就想为我们姐妹俩请次客，但我正要参加大专联考，母亲坚持等我放榜后，来一个“双喜临门”。于是，这宴会就拖延了下来，谁知道联考放榜，我却名落孙山，“双喜”不成，变成了“独悲”。这份意外的“打击”，使母亲好几个月都振作不起来。这样，转眼间，秋风起兮，转眼间，冬风复起，绿萍又考进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外国机构，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。这使母亲又“复活”了，又“兴奋”了。绿萍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可以用她的光芒，来掩盖我的暗淡。母亲忘了我落榜带给她的烦恼，也忘了这份耻辱，她广发了请帖，邀请了她的老同学，干姐妹，老朋友，世交，以及这些人的子女，姐姐的同学……济济一堂，老少皆有……这是个盛大的宴会！

而我，我只好对着我的珠帘发呆。

快七点钟了，客厅里已经人声鼎沸，我不知道几点钟开席，我只觉得肚子里叽哩咕噜叫。我想，我该到厨房里去偷点儿东西吃的，我总不能饿着肚子，整晚看我的珠帘，这样下去，我会把那些珠子幻想成樱桃，汤圆，椰子球，鱼丸和巧克力球了！或者，我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出去参加宴会，去分享我姐姐的成功。但是，我如何去迎接那些伯伯叔叔阿姨婶婶们同情的眼光，还有，那楚家！天哪，我已经听到楚伯母那口标准的京片子，在爽朗地高谈阔论了！那么，同来的必然有楚濂和楚漪了！那对和姐姐同样光芒四射的、“品学兼优”的兄妹，那漂亮潇洒的楚濂，那高雅迷人的楚漪！天，算了！我叹口长气，我宁愿忍受着肚子饿，还是乖乖地坐在这儿发呆吧！

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，可是，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很敏锐，鼻子闻到了炸明虾的香味，耳朵听到了碗盘的叮当。今晚因为人太多，吃的

是自助餐，美而廉叫来的，听说美而廉的自助餐相当不坏，闻闻香味已经可以断定了。闭上眼睛，我想象着他们端着盘子，拿着菜，分散在客厅四处，一面吃，一面聊着天。当然，绿萍会出足风头，带着她文雅而动人的微笑，周旋在众宾客之间！母亲会不停地向客人们叙述姐姐的光荣历史。哎！那种滋味一定和当明星差不多的，绿萍，她生下来就是父母手中的一颗闪亮的星星！

我饿了。

我相当无聊。

我的肚子在叫。

我开始觉得那珠帘实在没有什么“情调”了。

我叹气，我靠进椅子上，我把脚高高地架在书桌上，我歪头，我做鬼脸，我咬嘴唇，我背诗……我突然直跳起来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

“是谁？”我没好气地问。

门被推开了，是父亲！

他走了进来，把房门在他身后阖拢，他一直走向我面前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噘着嘴，瞪视着他。他对我眨眨眼睛，我也对他眨眨眼睛，然后，他笑了起来：

“你准备饿死吗？鬼丫头？”他问。

我歪着头，紧闭着嘴，一语不发。

“该死！”他诅咒起来，抓住我的肩，重重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。“你居然没有换衣服，没有化妆，你像个丑小鸭，看你那头乱蓬蓬的头发……要命！我从没有希望你像你的姐姐，因为你是你！你不高兴吃饭，不高兴参加宴会，我也懒得勉强你。但是，你躲在这儿饿肚子，我看着可不舒服，这样吧，”他想了想，“我去偷两盘菜来，我陪你在屋里吃吧！我知道你这鬼丫头是最挨不了饿的！”

我“噗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揽住父亲的脖子，我亲了亲他的面颊。

抓住他的手，我高兴地说：

“好爸爸，你总算给我送梯子来了，我正没办法下台阶呢！现在，走吧！我们参加宴会去！我已经快饿死了！”

“你决定了？”父亲斜睨着我，“你那些该死的自卑感还在不在作祟？”

“当肚子饿的时候，自卑感总是作不了什么祟的！”我老实地回答。

“你不怕外面有老虎会吃了你？”父亲笑着问。

“我现在可以吃得下一只老虎！只怕我先把它吃了！”我瞪着眼说。

父亲大笑了起来。笑停了，他深深地注视着我，用手摸摸我的短发，他点点头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告诉你，紫菱，你不是你姐姐，但是，你一直是我的宝贝！去！梳梳你的头发，我们参加宴会去！今天来了很多有趣的客人，记得费云舟叔叔吗？他把他弟弟也带来了，一个好风趣的人，你一定喜欢听他吹牛！还有陶剑波，那个漂亮的男孩子，他正对你姐姐展开攻势呢，还有许家姐妹，章家全家，楚濂、楚漪……你要是不出去呀，错过许多有趣的事，那就算你自己倒霉！”

我闪电般冲到梳妆台前，拿起发刷，胡乱地刷了刷我的短发，我的头发是最近才烫的，清汤挂面的学生头烫不出什么好花样来，我弄了满头乱蓬蓬的大发卷！发卷覆在额上，那两道浓眉实在不够秀气，我怎么也别希望像绿萍那样美！但是，我是我嘛！不是绿萍！下意识地昂高了下巴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红花格子的衬衫，下面是条牛仔褲，可真不像宴会的服装。但是，管他呢！我是我嘛，不是绿萍！回过头来，我挽住父亲的胳膊，大声地说：

“走吧！”

父亲上上下下地看看我，笑着。

“就这样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只变不成天鹅的丑小鸭！”

父亲笑得开心。

“那么，走吧！你马上可以尝到咖喱牛肉和生炸明虾了！”

我咽了一口口水，很没面子，咽得“咕嘟”一声，好响好响，我看看父亲，父亲也正嘲弄似的看着我，我做了个鬼脸，父亲回了我一个鬼脸，然后……

我们打开房门，走下楼梯，大踏步地走进客厅。

第二章

一走进客厅，我就会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慑住了。

没想到有那么多人，没想到如此热闹，到处都是衣香鬓影，到处都是笑语喧哗。人群东一堆西一堆地聚集着，拥挤着，喧嚣着，美而廉的侍者穿梭其间，碗盘传递，觥筹交错。我一眼就看出客人分成了明显的两类，一类是长一辈的，以母亲为中心，像楚伯母、陶伯母、章伯母……以及伯伯、阿姨们，他们聚在一块儿，热心地谈论着什么。楚伯母、陶伯母、何阿姨和妈妈是大学同学，也是结拜姐妹，她们年轻时彼此竞争学业，炫耀男朋友，现在呢，她们又彼此竞争丈夫的事业，炫耀儿女。还好，爸爸在事业上一直一帆风顺，没丢她的脸，绿萍又是那么优异，给她争足了面子，幸好我不是她的独生女儿，否则她就惨了！

另一类是年轻的一辈，以绿萍为中心，像楚濂、楚漪、陶剑波、许冰洁、许冰清……和其他的人，他们聚集在唱机前面，正在收听着一张汤姆·琼斯的唱片。陶剑波又带着他那片刻不离身的吉他，大概等不及地想表演一番了。看样子，今晚的宴会之后，少不了要有个小型舞会，说不定会闹到三更半夜呢！

我和父亲刚一出现，费云舟叔叔就跑了过来，把父亲从我身边拉走了，他们是好朋友，又在事业上有联系，所以总有谈不完的事情。父亲对我看看，又对那放着食物的长桌挤了挤眼睛，就抛下了我。我四面看看，显然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本来嘛，渺小如我，又值得何人注意呢！没人注意也好，免得那些叔叔伯伯们来“安慰”我的“落第”。

我悄悄地走到桌边，拿了盘子，装了满满的一盘食物。没人理我，我最起码可以不受注意地饱餐一顿吧！客厅里的人几乎都已拿过了食物，所以餐桌边反而没有什么人，装满了盘子，我略一思索，就退到了阳台外面。这儿，如我所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我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坐下来，把盘子放在小桌上，开始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

室内笑语喧哗，这儿却是个安静的所在。天边，挂着一弯下弦月，疏疏落落的几颗星星，缀在广漠无边的穹苍里。空气是凉而潮湿的，风吹在身上，颇有几分寒意，我那片单薄的衬衫，实在难以抵御初冬的晚风。应该进屋里去吃的！可是，我不要进去！咬咬牙，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咖哩牛肉和炸明虾。肚子吃饱了，身上似乎也增加了几分暖意，怪不得“饥寒”两个字要连在一块儿说，原来一“饥”就会“寒”呢！

我风卷残云般地“刮”光了我的碟子，大大地叹了口气。把碟子推开，我舔舔嘴唇，喉咙里又干又辣，我忘了拿一碗汤，也忘了拿饮料和水果，我瞪着那空碟子，嘴里叽哩咕噜地发出一连串的诅咒：

“莫名其妙的自助餐，自助个鬼！端着碟子跑来跑去算什么名堂？又不是要饭的！简直见鬼！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有个人影遮在我的面前，一碗热汤从桌面轻轻地推了过来，一个陌生的、男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

“我想，你会需要一点喝的东西，以免噎着了！”

我抬起头来，瞪大了眼睛，望着面前那个男人。我接触了一对略带揶揄的眼光，一张不很年轻的脸庞，三十五岁？或者四十岁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出男人的年龄。月光淡淡地染在他的脸上，有对浓浓的眉毛和生动的眼睛，那唇边的笑意是颇含兴味的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，有些恼怒，“你在偷看我吃饭吗？你没有看过一个肚子饿的人的吃相吗？”

他笑了。拉了一张椅子，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

“不要像个刺猬一样张开你的刺好不好？”他说，“我很欣赏你的吃相，因为你是不折不扣地在‘吃’！”

“哼！”我打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端起桌上那碗汤，老实不客气地喝了一大口。放下汤来，我用手托着下巴，凝视着他。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我说。

“我也不认识你！”他说。

“废话！”我生气地说，“如果我不认识你，你当然也不会认识我！”

“那也不尽然，”他慢吞吞地说，“伊丽莎白·泰勒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她！”

“当然我不是伊丽莎白·泰勒！”我冒火地叫，“你是个很不礼貌的家伙！”

“你认为你自己相当礼貌吗？”他笑着问，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，望望我，“我可以抽烟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！”我干脆脆地回答。

他笑笑，仿佛我的答复在他预料之中似的，他把烟盒和打火机又放回口袋里。

“你的心情不太好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没有招谁惹谁，我一个人躲在这儿吃饭，是你自己跑来找

霉气！”

“不错。”他也用手托着下巴，望着我，他眼里的揶揄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抹诚恳而关怀的眼光，他的声音低沉温和，“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？”

“你很好奇啊？”我冷冰冰地。

“我只代主人惋惜。”

“惋惜什么？”

“一个成功的宴会，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！”

天哪！他竟以为我是个客人呢！我凝视着他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好难得，居然也会笑！”他惊叹似的说，“可是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的热心，”我说，“你是在代主人招待我吗？你是主人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我第一次来这儿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这儿的熟客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玩弄着桌上的刀叉，微笑着注视着他，“熟得经常住在这儿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和那些年轻人在一块儿？你听，他们又唱又弹吉他的，闹得多开心！”

我侧耳倾听，真的，陶剑波又在表演他的吉他了，他弹得还真不坏，是披头士最近的曲子 *Hey Jude*。但是，唱歌的却是楚濂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是一听就听得出来的，那带着磁性的、略微低沉而美好的嗓音，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！帮他和声的是一群女生，绿萍当然在内。楚濂，他永远是女孩子包围的中心，就像绿萍是男孩子包围的中心一样。他们和得很好，很熟练。我轻咬了一下嘴唇。

“瞧！你的眼睛亮了，”我的“招待者”说，他的目光正锐利地盯

在我的脸上，“为什么不进去呢？你应该和他们一起欢笑，一起歌唱的！”

“你呢？”我问，“你又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呢？”

“我已不再是那种年龄了！”

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他。

“我看你一点也不老！”

他笑了。

“和你比，我已经很老了。我起码比你大一倍。”

“胡说！”我抬了抬下巴，“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吗？告诉你，我只是穿得随便一点，我可不是孩子！我已经十九岁了！”

“哈！”他胜利地一扬眉。“我正巧说对了！我比你大一倍！”

我再打量他。

“三十八？”我问。

他含笑点头。

“够老吗？”他问。

我含笑摇头。

“那么，我还有资格参加他们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那么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他们吗？”

我斜睨着他，考虑着。终于，我下定决心地站了起来，在我的牛仔褲上擦了擦手，因为我忘记拿餐巾纸了。我一面点头，一面说：

“好吧，仅仅是为了你刚才那句话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“一个成功的宴会，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！”我微笑地说。

“嗨！”他叫，“你的意思不是说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我对他弯了弯腰，“我是汪家的老二！你必定已经见过我那个聪明、漂亮、温柔、文雅的姐姐，我呢？我就是那个一无可取的妹妹！你知道，老天永远是公平的，它给了我父母一个‘骄傲’，必定要给他们另一份‘失意’，我，就是那份‘失意’。”

这次，轮到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。

“我想，”他慢吞吞地说，“这份‘失意’，该是许多人求还求不来的！”

“你不懂，”我不耐地解释，主动地托出我的弱点，“我没有考上大学。”

“哈！”他抬高眉毛，“你没有考上大学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！连最坏的学校都没考上。”

“又怎么样呢？”他微蹙起眉，满脸的困惑。

“你还不不懂吗？”我懊恼地嚷，“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，没考上大学就是耻辱，姐姐是直升大学的，将来要出国，要深造，要拿硕士，拿博士……而我，居然考不上大学！你还没懂吗？”

他摇头，他的目光深沉而温柔。

“你不需要念大学，”他说，“你只需要活得好，活得快乐，活得心安理得！人生的学问，并不都在大学里，你会从实际的生活里，学到更多的东西。”

我站着，瞪视着他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这是我第二次问他了。

“我姓费，叫费云帆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”我轻声说，“你是费云舟叔叔的弟弟。”我轻吁了一声，“天哪，我该叫你叔叔吗？”

“随你叫我什么，”他又微笑起来，他的笑容温暖而和煦，“但是，

我该叫你什么？汪家的失意吗？”

我笑了。

“不，我另有名字，汪紫菱，紫色的菱花，我准是出生在菱角花开的季节。”

“紫菱，这名字叫起来满好听，”他注视我，“现在，你能抛开你的失意，和我进到屋子里去吗？如果再不进去，你的鼻子要冻红了。”

我又笑了。

“你很有趣，”我说，“费——见鬼！我不愿把你看作长辈，你一点长辈样子都没有！”

“但是，我也不同意你叫我‘费见鬼’！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我大笑了，把那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拂了拂，我高兴地说：

“我们进去吧！费云帆！”

他耸耸肩，对我这连名带姓的称呼似乎并无反感，他看来亲切而愉快，成熟而洒脱，颇给人一种安全信赖的感觉。因此，当我跨进那玻璃门的时候，我又悄悄地说了句内心深处的话：

“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自己并不在乎没考上大学，我只是受不了别人的‘在乎’而已。”

他笑笑。

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他说。

我们走了进去，正好那美而廉的侍者在到处找寻我的碟子和汤碗，我指示了他。如我所料，客厅里的景象已经变了，餐桌早已撤除，房间就陡然显得空旷了许多。长一辈的客人已经告辞了好几位，现在只剩下楚伯伯、楚伯母、费云舟、何阿姨等人。而楚濂、陶剑波等年轻的一代都挤在室内，又唱又闹。陶剑波在弹吉他，楚濂和绿萍在表演探戈，他们两人的舞步都优美而纯熟，再加上两人都出色地漂亮，在客厅那柔和的灯光下，他们像一对金童玉女。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发